

<<戀人絮語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戀人絮語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9862720073

10位ISBN编号：9862720077

出版时间：2010/07/15

出版公司：商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作者：Roland Barthes, 羅蘭．巴特

页数：272

译者：汪耀進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戀人絮語>>

前言

「……系統究竟有什麼可吸引我的？
又是什麼東西使得我被拒之門外？

……我幻想著要從體系中得到的東西其實不值一提，我期冀、渴求的東西不過是一個結構。

當然，並不存在什麼結構的幸福；但任何結構都是可棲居的，這也許是結構的最佳定義。

我完全可以在一個並不使我感到幸福的地方安身。

……說到如何維繫這個系統（唯其如此，系統才是可棲居的），我甚至生出一個變態的趣味：柱頭隱士達尼埃爾在他的圓柱上也不生存得挺好嗎？

他把柱子變成了一個結構。

羅蘭巴特《戀人絮語》「 0 《戀人絮語》，是一些說。

心動的氤氳已然籠罩，便啟動一些思索、擔憂、揣摩、躁煩、申論、申辯。
醞釀著、蒸騰了，遂忍不住說。

說、說著、說了。

《戀人絮語》是座花園。

但那每一株每一株紅與綠，斑斕的蝶，並不真是話語。

羅列的絮語，無曾是給誰的訊息，只降臨給說者。

驚動了且一點一滴補完著起造說者。

《戀人絮語》不是幾些遞出給誰的情書，羅蘭巴特任劇景整場敞開、轉動，語句隨著語句，繚繞的唱，某種特定的情態漸被賦予血肉。

所謂的「自我」，在旋律中款款現身。

似乎是打起精神的思辨，似乎是喬裝為說理的多愁善感，有時幾乎是複雜的自戀。

但都不是。

當一場換過一場，一幢魅影慢慢落實為有稜有角的體量，那或可說是某種……「幾乎愛了」，的本質。

但更廣闊地說，那其實是，戀偶以其存在寫定彼處，便召喚出，由這頭往那頭之，朝向的姿態、朝向的行動。

《戀人絮語》作為某種「朝向」的動，一具醉醺醺但又清明至極的靈魂。

當然地到了。

1.結構 戀情，或任何一種關係，曾否作為結構性的存在？

結構是否指示、支配了關係底人偶的期待與行動？

結構能先驗地決定所有故事嗎？

我們可能選擇自己的台詞嗎？

戀情的字彙是否早已列盡？

還可望發揮創意嗎？

我的愛何能怎樣稀奇？

羅蘭巴特發動了之於某被命名之關係的對抗，低限地抵著。

戀人發出一些聲音，意圖是分歧的，意義是流動的，全部無效。

它們無法作為一種維繫與創造美好未來的溝通，也未透露任何總結性的承諾。

它們沒有要被聽見，它們無法被聽見。

絮語們不是結構的填充或剩餘，而是結構之起造依據。

《戀人絮語》對抗著愛情之作為某種一切落定的已然與了然，它關於：當愛情還未成立，那便並非愛情；當我還無法作為我自己，便無從成立我愛你。

相對於意念，結構是概念之早，卻是時間之晚。

結構使意念獲得形式，卻是意念為結構注入靈魂。

《戀人絮語》按由字母順序列出，擺脫前中後、正反合的有頭有尾，卻非取消結構，而只是對抗

<<戀人絮語>>

了預設的邊界。

事實是，不曾有任何物件外邊於結構，不曾有場景非隸屬於命中之劇。

然而，卻依然容許成立這樣的努力：倒轉地，將觀眾席由一現成的、當然的邊線彼側，移置入邊線此側。

這是一具結構的裝配現場。

2語言 2.1 關於語言，或有幾種解法，一是單向度地牽曳世事運轉，是現實中無數部件的其中一項，絕不追問也別想太多，小螺絲釘地支持日常的霍霍前進；一是鎖進人與人的對壘，窮盡語言作為人際中介項目的內涵，可以是辯證的（逼出單一話語的最深最準），可以是揭露虛無的（語言畢竟永來自無言之處）；另一，是單口的，讓意念轉進語言的邏輯式，將內在性的漫漶，間隔出立體的層次。

《戀人絮語》來自一些想，但它們到底不是一些想，而是一些說。

說、說出、說了、還說著。

意念獲得了外部性，便有先後起終，有延續與間斷，有近，有遠。

便為邏輯格式所統御。

這些絮語，並非為了說給誰聽，但只要說出，便可被聽見。

巴特說、說出、說了、還說著，巴特難免聽見。

是以，那每一筆下一筆的說，或可能依然來自心靈與歲月，卻也可能，是關於每一筆上一筆的延伸、補充、轉進、反省、回應、質疑、改變主意……。

無邊的日常底，語言常不再是語言、不只是語言，此些戀人絮語，貼著心跳，有起有伏地織成一幅地線。

橫在人的內與外，先於自我與人際。

這是語言非常素樸、非常親暱，但因此深奧，的一面。

2.2 拆開來看，絮語顯得那麼周延，歲月中的所有閱讀與感受汨汨淌著。

然而整個來看，《戀人絮語》逼出一道窄仄的緣，逼得所有言者得選邊。

那將不再是一種可共量系統中稀薄往豐厚的遞移，而是「何謂語言？

」的選邊。

便覺得恐怖：倘若就該一直說，才能朝向「不負此生」的完滿，我為何要停？

倘若對著你、說給你，只是給出誤解的邀請，我注定該永恆自問自答下去？

倘若語言可以被大量流出的想，驅策成一座大國的誕生，我如何還回得去地忍受話語的另些小的笨的俗的模樣？

3愛情 3.1 巴特眼中，《少年維特的煩惱》的愛情之得以成立，賴有文學支配諸線索之混合，而未設軸線以配置瑣碎發話的《戀人絮語》，便似乎算不上給了一個故事，即是，一樁愛情。

然而，作品的成立，或非在於裡頭世界的特定舒朗或窒迫，而在於讀者、觀眾的存在與否。

凡預設、遭遇了讀者，字句便踏實，成為作品。

順此理，欲定義愛情與任何一種關係，亦並非就著裡頭的綱要與細節作無限前進或後退（infinite regressive）的鑽研，而只是非常單純的：你的對手是否存在？

這非關他是否接受了你的愛，更非關他是否認同何謂愛；而是，他，是否存在？

我們不必看到兩個（含以上）戀偶，才知道關係發生。

只要一個戀偶，的一句話，愛情的開幕便證據確鑿： 已經愛了。

已經愛了。

3.2 那裡是一些並不寂寞卻很孤獨的白日，一些躡在同地的踏步，一些幾乎要生氣要激動卻又令人氣惱地太優雅的凝止。

懸浮著的，是愛情發生時鎖住的空氣。

橫搖（pan）地拉開水平構圖，上頭的每一筆，銳利而清明地著意，便縱著深著。

《戀人絮語》是一座森林，一場雨。

一張平面一落紙，卻複層有一進與下一進。

這是最好的故事的模樣。

<<戀人絮語>>

這是那種，最難也最完全的愛情。

愛情可以是史詩跋涉，也可是一樁棋局，形式從非由制高處指定。

當一句話，為了什麼而說出來，此一為什麼，便寫定邊界。

戲在裡頭長起。

事項咬合，綿密地轉。

虛設地問，卻認真答；宣稱要退，竟不斷挨近。

《戀人絮語》非但展示了愛情之戲劇，甚且展示愛情底的自我戲劇，那是一處雙層場所。

4理論 解構對反（counter）的是某些許多結構，卻並非大寫結構。

零度書寫對反的是某些許多書寫，卻並非大寫書寫。

《戀人絮語》對反的是某些許多愛情，卻並非大寫愛情。

從非世界太新，而是話語太舊。

許多東西，沒有名字，然後我們用手去指。

那些素樸的指，非對反此一未獲更好表述的世界，而是對反於太舊的話語。

《戀人絮語》或可看成是鎖定了什麼的具對反性格之搬演，但它首先，是一齣現場。

現場不存放思維標本，而是一檯檯活著的力學，不編撰虛無的詩，而是短兵相接的論。

它就是大寫書寫，起造大寫結構，便有了大寫情感、生活、意義在其中。

羅蘭巴特以極低限的姿態，從全景的旅程取出「中間」；但此一中間，卻有著更為立體的，也是全景，也是結構。

「結構性的中間」，是誰都太熟悉的景，但之於理論，竟成革命。

5.irony 《戀人絮語》之作為某個世界、某個文明，那裡頭所有的流動與凝固，是解構之作為確鑿的行進，如此徒勞、荒謬，因此繁花盛開地異質。

絮語以聲響設寫了結構，卻又以返回靜默親自破解它；這不是同質異構的來回繞換，而是結構的自我揭發。

寫出的字句不是沒寫出的字句，出版的書不是沒出版的書。

物質不滅，作者不死。

在《戀人絮語》這齣現場底，愛情被不斷確認與全新確認，作者沒有拉我們靠近，也非將自己斷然割離；羅蘭巴特領我們同他超越地前往那個，存於此一愛情現場裡頭的，可實現的未來與他方。

在那裡，我們無法獲得劇烈的sublime之美，卻能無限親密、務實地，一次次試探與重來。

<<戀人絮語>>

內容概要

羅蘭·巴特於1975年開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討論課，這門課以德國大文豪歌德的名著《少年維特的煩惱》為文本，和青年學子們探討戀愛百態，少年維特的愛情故事在這裡被巴特拆解成諸般情境獨白：嫉妒、瘋狂、困惑、焦灼、無解、絕望、相思難耐、舊病復發、輕生之念等等……這也成為各篇篇名。

《戀人絮語》這門談情說愛的討論課，聚焦點不是文學名著本身，而是其中戀人的傾吐方式和絮語的載體。

兩年後，巴特融鑄了自己的情感軌跡和心路歷程，發展成為一種新的文體，1977年付之成書並立即風靡西方文壇，翻譯有近三十種語言，曾搬上舞臺演出，成為一代思想家羅蘭·巴特流傳最廣、最為人熟悉的著作。

這是一部論述愛情的經典，更是跨時代的哲學巨著。

這是一部無法用傳統體裁定性的奇書。

巴特在書中嘗試了一種「發散性」行文，揉和思辨與直接演示為一體，顯示一種「散點透視」的「零度寫作」；他擷取了戀愛體驗的五彩碎片，在哲人思辨的反光鏡折射下建構出撲朔迷離的排列組合，以對應的文體形式揭示出戀人絮語只不過是諸般感受，幾段思絮，剪不斷，理還亂。

而以往關於愛情、戀語的條分縷析、洋洋灑灑的「反思」卻顯得迂腐、淺陋……而這正是解構主義要證實的。

<<戀人絮語>>

作者簡介

羅蘭·巴特（Roland Barthes, 1915年11月12日-1980年3月26日） 法國新批評大師，繼沙特之後，當代歐美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大師，也是蒙田之後，最富才華的散文家。

巴特是以結構主義觀察文化現象的先驅，並將符號學推向法國學術界的前沿，勾勒了結構主義「文學科學」的藍圖。
其諸多著作對於馬克思主義、精神分析、結構主義、符號學、接受美學、存在主義、詮釋學和解構主義等等皆有極大的影響。

<<戀人絮語>>

書籍目錄

「我沉醉了，我屈從了」 柔情：也說不上是悲還是喜，有時我真想讓自己沉浸在什麼裡面。還有一天，細雨霏霏，我們在等船；這一次出於一種幸福感，我又沉浸在同樣一種身不由己的恍惚中。

常常是這樣，要就是惆悵，不然就是欣喜，總讓人身不由己。

其實也沒有什麼大喜大悲，好端端便失魂落魄，感到沉醉，飄飄悠悠，身如輕雲。

我不時地輕輕觸動、撫弄、試探一些念頭（就像你用腳伸入水裡試探一樣），怎麼也排遣不開。

又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。

這便是道道地地的柔情。

相思 遠方的情人：對方離開了，我留下了。

對方永遠不在身邊，處在流離的過程中；從根本上說，對方始終漂泊不定，難以捉摸；我 熱戀中的我 又注定了得守株待兔，不能動彈，被釘在原處，充滿期冀，又忐忑不安 像火車站某個被人遺忘角落裡的包裹。

思念遠離的情人是單向的，總是通過呆在原地的那一方顯示出來，而不是離開的那一方；無時不在的我只有通過與總是不在的你的對峙才顯出意義。

真可愛 整體的不足：出於一種奇特的邏輯，戀人眼中的被愛者彷彿變成了一切（就像秋天的巴黎），同時他又覺得這一切似乎還含有某種他說不清的東西。

這就是對方在他身上造成的一種審美的幻覺：他贊頌對象的完美，並因自己選擇了美而自豪；他想像對方也希望戀人所愛的是他／她的整體 這正如戀人所渴求的 而非某一局部；對這整體，戀人用了一個空泛的詞 因為我們在詳察整體時，整體就不可能不縮小 真可愛！

這裡沒有絲毫具體的優點，只有情感熔鑄的整體。

然而，「真可愛」這一贊嘆在顯示整體的同時，又揭示出整體的不足之處；它想點明我迷戀的究竟是對方身上的什麼東西，但這些東西恰恰又是不可捉摸的。

真可愛 同義反復：「可愛」是精疲力盡之後留下的無可奈何的痕跡，一種語言的疲乏。

我斟字酌句，搜索枯腸，也無法恰如其分地形容我所愛的形象，無法確切表達我的愛欲，到頭來，我不得不甘認 並使用同義反復：這可愛的東西真可愛，或者，我愛你，因為你可愛，我愛你因為我愛你。

迷戀的情愫構成了情話，但又箍死了情話。

要形容迷戀，總不外乎這樣的表述：「我給迷住了。

」「我想弄明白」 當事者迷：對愛情我是怎麼想的？

實際上，我什麼名堂也沒悟出來。

我確實很想知道愛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但作為一個當事者，我所能看到的只是它的存在，而不是它的實質。

我想弄清楚的東西（愛情）恰恰正是我談論的東西（戀人絮語）。

怎麼辦 要就這樣，不然就那樣：你愛夏洛蒂：要就是你有些希望，並由此而行動；不然就是你毫無希望，因此你得死了這條心。

要就這樣／不然就那樣，這便是「心智健全」的人的語言。

但戀人（像維特那樣）答道：我偏要居於兩極選擇之間，也就是說，我不抱希望，但我仍然要 或者，我偏要選擇不做選擇；我情願吊著，但我是在繼續下去。

我們是自己的魔鬼：有股確切的力將我的語言曳向不幸，曳向自我摧殘：我的表達狀態猶如旋轉的飛輪：語言轉動著，一切現實的權宜之計都拋在腦後。

我設法對自己作惡，將自己逐出自己的天堂，竭盡全力臆造出種種能傷害自己的意象（妒嫉、被遺棄、受辱等等）；我還使創痕保持開放，用別的意象來維持它、滋養它，直至出現另一個傷口來轉移我的注意力。

我瘋了：我愛得發瘋，但並未到無法說出我的癡迷，我分割了自己的形象；在我自己眼裡，我是完全失去理智的人（我知道自己的迷狂），在他人看來，我只是顯得荒唐而已，我能非常理智地對他人講

<<戀人絮語>>

述我的瘋狂：意識到這種瘋狂，談論這種瘋狂。

人們認為任何一個戀人都是瘋子。

但是誰能想像一個瘋子戀愛：絕不可能。

我的瘋狂充其量只是一種貧乏的、不完全的瘋，一種隱喻式的瘋狂；愛情弄得我神魂顛倒，就像個瘋子。

<<戀人絮語>>

章节摘录

當自己接獲書寫導讀文的邀請時，心裡便想著今天再面對《戀人絮語》這本書時，是否可能佯裝著一種全然陌生的姿態，重新搜尋著散落在紙頁表面的細紋和氣味？

這個想像將我帶到了2002年《R/B》特展中，展場出口前那張「他」母親在海灘上的失焦照片，記憶中巴特行文的細紋和氣味，如今也像這照片中那身形的模糊，營造出某種攸關生死的「等待」：已然訣別卻又深藏眼底的「對方」（或說「他者」）。

對方既未死去，也未遠離（118-2）……說“我愛你”不是“顧左右而言他”。這個詞是（母愛 性愛的）二元一體（168-2）《戀人絮語》一書若依法文原書名直譯應為「情話片段」，主要依據1974-1976年間在高等研究應用學院（EPHE）以《情話：陳述法的問題》為題的講座內容，於1977年以專書問世，巧合地介於《羅蘭·巴特論羅蘭·巴特》的出版與母親恩希耶特·巴特（Henriette Barthes）的去逝 介於「『我』的分裂」與「心繫所在的缺席」之間。書中「從戀人到我」的身份轉換和「擁有的不可能」的糾結，似乎成為巴特這個生命段落的一個獨特節點，在這真實的生命節點上，「我」不斷地從「維特」這個角色分化衍生，但又致命地圍繞著愛戀對象的缺席而產生著訴說的動力，巴特藉由「情話片段」所探索的是一種符號生產的驅力經濟學（´conomie du libido），彷彿是巴達耶和拉岡相關理論的「言情版」。

巴特一方面極具說服力地說明了潛藏在各種現象背後，或隨著現象變化而形成的語言符號系統，不僅擴大了書寫與閱讀在各種面向上的表達，同時，也在這樣的閱讀中，形成被稱為結構主義的「文本化」：所有事物都是符號、都存於文本之中。

另一方面卻分別在《明室》、 第三意義 與《戀人絮語》中，探討著「個體」如何逃離符號語言系統與文本的不斷再系統化，「刺點」、「敞義」與「情話」便是作者所充分表達的 因為創作者與閱讀者的「個別狀況」與「獨特性」，而在意義生產上得以出現的「逃逸」或「解域化」。

作為一種呼喚，「我 - 愛 - 你」不是符號，而是反符號（168-9）一個描述出「符號帝國」的符號學家，卻不斷地企圖尋求脫離符號系統的意義，他像是萊布尼茲（Leibniz）一般地道出「我緊貼到戀人（或是情女）的形象上，跟這個形象一起關閉在作品的封閉系統中（147-4）……我想要的是一個小宇宙（155-2）……戀人的表述在某種在某種程度上封鎖、或禁錮了出路或解決辦法（161-1）」，但又必須通過「瘋狂」徹底而反覆地擺脫上帝的符碼系統，最終在慾望壓潰驅力經濟學的模式後，死去。

我要以一種異己的語言來分析、認識、表達；我要將我的癡癲展示給我自己看（67-3）……瘋狂是人格解體的一種體驗……我在故我瘋（134-3）這逃逸的過程充滿著閱讀的快感，卻又致命地令人窒息，巴特的「我」需要歌德的「維特」來作註，而「維特」則需要從古至今、從希臘神話到當代文學、新劇，甚至到超現實電影的不同作者與作品來加註，無疑地，這就是「情話」的符號網絡系統，而得以脫出這個由巴特所編織的龐大系統，不止是巴特的重新閱讀與分析，還有這些文本底下的激情。

這個激情既引領著「我」離開「所在」 卻不是歌德期待的昇華，而是近於尼采的酒神或放逐自己的伊底帕斯，前往另些個「我」（作者強調不是韓波的「他人」），巴特以布萊希特的戲劇論進行自身的「疏離」，驅乘著浪漫主義的語言和憂鬱，卻又直指符號與酒神之間的邊界，意即整體的我與被肢解的我之間的邊界，瞬間地瓦解了「救贖」的期望。

於是，羅蘭·巴特《戀人絮語》對於「不受重視」的私密語言進行分析，並且企圖提示情話的真實再現，就如同一個個體進行著語言生產的平滑空間。

這樣的構思就像是德勒茲關於電影論述的構思，也近於洪席耶（Jacques Rancière）對於「感性分享」這一政治佈署與期待「美學制域」之突變的想法。

不同的是，巴特毫不推卻，甚至幾近暴露地展示著一種「受情重創」的pathos。

這道「正視」的視線，就像是將逃逸路線緊緊住現實身體的鍵結一般，防止自己落入以內在平面或無器官身體為名的抽象化之中。

如果「孤單」與「等待」是必然的，那是因為發覺到「語言」這個作為永恆戀人之「我」的存在。

文字如同陷阱一般等待著「我」以生命獻祭，唯有進入成為開始訴說「情話」的瘋狂時刻，「我」才

<<戀人絮語>>

可能脫離這個宿命，才可能開始訴說不被「正視」的話語；「情話」不是一種為生存而陳述出的話語，而是一種創造生命、操弄生命甚至拋付生命而說出的話語，正因如此，「情話」創造著我，也意味著「對方」（他者）正是戀人脫離結構，找到「我」之話語的「出口」。

<<戀人絮語>>

编辑推荐

1. 哲學經典
2. 愛情論述名著
3. 原創形式
4. 理解《少年維特的煩惱》的最佳典籍
5. 豐富多元：羅蘭·巴特豐富的學養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